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九

宮四

武林道士 褚伯學

徐無鬼第五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

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東野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而況為大乎夫為大不足以為大而況為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矣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反已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

郭註聖人無言所言者百姓之言故曰不

言之言苟以言為不言則雖言出於口固為未之嘗言今將於此言於無言宜僚叔敖息訟以默澹泊自若而兵難自解苟所言非已則雖終身言固為未嘗言耳是以有喙三尺未足稱長凡人閉口未是不言

彼謂二子此謂仲尼道之所容雖無方大歸莫過於自得故一也言止其分非至而何各自得耳非相同也而道一也知非其分故辯不能舉儒墨欲同所不能同舉所不能舉故凶也海受物無所辭故成其大聖人汎然都任有而無之謚所以名功功不在己雖謚而非己有令物各足故實不聚功非己為故名不立若為而有之則小矣賢出於性非言所為夫大愈不可為而得唯自然乃得耳天地大備非求之也知其自備者不舍己而求物故無求無失無棄也反守我理而自通順常性而自至非摩挲也不為而自得故曰誠

呂註三人不同時亦是寓言所謂不言之言非無喙也誠如二子所為則雖有喙三

尺猶為不言彼二子所為是謂不道之道此仲尼之不言是謂不言之辯世豈知之哉德所不能同辯所不能舉者固無名也止乎無名則吉祥之所止否則名雖若儒墨不免妄作凶矣道之在天下猶百川之

於海受之而不辭聖人并包澤物亦如之不知誰氏無爵無謚此聖人無名所以為大也夫以善言為賢且不可而況為大豈在於言乎則知之所不能知者辯固不能舉而有不言之辯也聖人不為大為則不足以為大而況為德乎道之所一德不能同而有不道之道也天下所以大備者固無求而大備也人亦莫不有所謂大備者誠而已矣誠則無求無求故無失無棄以其足於已不以物易之也大人者知在我之萬物無不備故反之而不窮長於上古而不弊故循之而不摩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為而成者也

疑獨註古者飲食必祭示有所尊敬教僚侍宴之次受酒而祭欲仲尼有言以教

之故曰古人皆於此會同之時而有言已仲尼嘗欲無言故曰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蓋欲知其言出於不言也楚白公勝欲作亂殺令尹子西二人皆遣使召宜僚宜僚正弄丸而戲不顧二使者二人皆不得宜僚各解兵而歸叔敖聞燕高枕執羽扇而自得使敵國不敢侵折衝千里之外仲尼引此二人無為而息難以證不言之意此言出於不言雖有喙三尺亦不害於不言也彼無言無為是謂不道之道常道也此言出於不言是謂不辯之辯大辯也合衆德而歸乎道道能同之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則默能舉之辯不能舉也以德相勝以言相高名同儒墨者不能慎密以固其命凶斯及之海之所以為大以其無所不納聖人所以為聖以其并包天地而不知誰氏莫之爵而常自然謚因功立功成弗居則無謚矣生無爵故實不聚死無謚故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善守者不嫌於不吠士善行者不嫌於不言夫言不足以為大而況為德此孔子欲無言之意備者足於用求則不足也天地無心於萬物萬物自盈天地間此所以為大備有求而備備之小者也欲知大備須知無求無求則無失無失則無棄然後不以物易已也能反已則能循古不越乎誠而已矣

碧虛註弄丸者轉丸於掌以為戲適鬼谷子有轉丸法猛獸之語謂聖知無窮若轉丸之無止類獸威之無盡也故宜僚視天下事若轉丸於掌中甘寢高卧東羽扇而指揮若二子者豈事於言乎然而識之喙長何言言出惠生三絨矣蓋故有不道之道不言之辯道之所一即不道之道知所不知即不言之辯故雖善辯若儒墨亦所以召禍耳海以容納故淵廣聖人并包故無名生不顯德死無留稱以實不聚故名不立此之謂大人才全不器也人貴造道不在能言容物曰大廣濟曰德存大者當謙損有德者當支離猶覆載無心靈為焉

類生之育之動植以成唯其無私無求故大備藏金於山而不采沉珠於淵而不鍊任民復朴而不棄不為物所遷也歸根而無極循古而不泯大人之誠合乎天地也庸齋云弄丸戲事東羽扇而甘寢無作為之意夫子謂二人皆能無為之為何待我說頗有喙三尺言我無如此長喙也道之所一即自然德者得於已出於人為不能同自然之道此德與本經他處德字又不同名若儒墨便非不言之辯不知誰氏無得而名實不聚言有善不歸之身賢者不以多言為能況大人乎有大之名不足以為大況自然之德又何名乎大備大成也唯其無求所以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則已貴於物在反求而已循古道而行無所容力也

弄丸於掌轉運無窮應用之機在乎方寸以喻世事萬變其匪由人達士觀之等如遊戲能宜僚楚之知勇士也司馬子綦謂若得之可敵五百人則其才可

知隱居市南適意于此視天下事無足為者矣彼白公勝將謀不軌而觀其相成之何不知已之甚宜其弄丸而弗顧也此雖戲事而能使白公作亂不成子西免禍是兩家難解也孫叔敖三仕三已而無喜愠則其量未易測也酣寢閒暇秉羽扇而清談皆能使敵國投兵而退兵法所謂不戰而屈人者也是為不道之道不言之辯有口難以形容夫子願有喙三尺方可議論此事非實有三尺喙也道之所一乃萬物之祖德自歸之知所不知乃道之真非言可載故德不能同辯不能舉也儒墨難以善辯著名至是亦無所施其辯矣聖人海量并包澤及天下而不有其功故爵諡不立名實俱忘是以能如天地之大備而不在于乎有言有為也大備故於物無求無求故於道無失無失故於人無棄能居今而常循古通物而不失已蓋本乎誠而已誠則實行之著見物焉有不化者

哉夫大備矣多矣字無求下當必無求字屬之下文不摩一作不磨為當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歎曰為我相吾子孰為祥九方歎曰相也為祥子綦喜曰異若曰相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為以至於此極也九方歎曰夫與國君同食及三族而況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歎汝何足以識之而相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為牧而羊生於與未嘗好田而鵝生於宋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謀不與之為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櫻吾與之委蛇而不與之為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微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之無幾何而使相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需之則難不若則之則易於是乎刑而需之於齊適當集

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郭註夫所以怪出於不意故也吾所遊者不有所為隨所遇於天地耳循常任性脫然自爾斯不為也順而無擇有功於物物乃報之吾不為功而償之何也無怪行而有怪微故知其天命也為而然者勿為則已不為而自至則無可奈何故泣之後使相於燕為盜所得全恐其逃則之則易售也
 呂註言此者明九方以相知之不若子綦以道揆之子綦與其子遊於天地者皆至人衛生之經而有怪微焉知其天與非有以取之也
 疑獨註室西南隅曰與未地屬羊東南隅曰宋辰地屬鵝羊因牧而有鵝因田而獲人事也羊生於未鵝生於辰天理也未嘗為此人事何為有酒肉之怪此言陰陽性命之理非人所能避也吾與相遊於天地過於天者不辭而樂之過於地者不辭而食之不與為事與之為道也不與為謀與

之為理也不與為怪與之為常也故能乘天地之誠而不與物攪世俗與宜者吾未嘗為也今乃有與國君同食之徵是世俗之所願者償其形耳夫有不常之徵者必有不常之行我與吾子皆無之而有此徵者天與之也凡事之至於極者聖人皆歸之於天所以出命者則安而已矣渠公富商之家

碧虛註至於是極過福而懼父則不祥言其拒福酒食入鼻口言外養之厚不知所自來言無功受祿猶未嘗牧田羊鶉忽生於室為可怪也遊於天地合乎自然遊樂於天樂其俗逸食於地甘其食不為則守中不謀則率性不怪則守常乘天地之誠體道也不與物相攪順理也不與為事宜無擇也真功無迹而世事有慎怪行既無則幾於天與雖定分莫逃而不無憂懼是以阻也九方歎以術自信而子綦以道獨明是故修為而不免患皆命也夫吳儕註九方歎術窮於有數知盡於有限

故其相相也知與國君同食以終身之為祥而不知遭刑以傷生不祥莫大焉然則子綦之出涕微也夫

腐齋口義未嘗牧未嘗田而羊鶉生於室異事也喻我與吾子無求於世安得有與國君同食之事吾順天自樂適地自養無事無謀不與為異而一循乎自然不敢應乎事惡知宜不宜我方樂於無為而彼所云若此是有此世俗之債未償誠怪微也吾子不應得之將來必有怪行渠公之術臨街之門為閭者也

九方歎以術而知人子綦以理而占事術相者知食肉之祥而遺其則理占者懼分外之福而安於常然則關乎定命人力莫移安知術之不通乎理理之不包乎術又何祥不祥之辯請觀夫塞翁之馬蕉中之鹿其得失果何如哉知命者聽之而已今子綦以未嘗牧田而羊鶉忽生莫知其所自來亦惡得不怪且我與吾子樂天之道食地之利不從事

乎詭異之謀而與之乘天地之正故於物無攪於事志適一任乎自然之道而乃謂將與國君同食此世俗之願非吾望也無怪行而有此怪徵幾天與之既知其天與又何以泣為蓋至人燭理之微慮事之變知福之盛必出於禍之極未有無因而至者是以不免乎泣也無幾何而下具述禍福倚伏之機相者謂與國君同食後乃食於渠公之街音義註渠公齊之富室為街正以此與遺刑而論則相術未為全驗不若理占之近道而無所希俸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九